

淺析葡萄牙語作為外語的教與學

Maria José Grosso *

引言

一種語言的外語教學受到諸多條件的制約。本文正是着眼於此，針對澳門葡語教學的情況進行分析和研究。

朝多語制方向發展

歐洲是一個多語種地區，地理上便於各民族進出流動，那裏所講的語言源於不同的語系（像巴斯克、高加索、芬匈、印歐、土蒙和閃苗等語系）；從政治上來講，該地區局勢變化多端。因此，所謂“歐洲共性”^①只是紙上談兵，這一概念只能令人想起脆弱的宗教統一。但是這種歐洲共性及宗教統一，在政治分析和評論中總被提到，因為面對美國、日本的日益強大，歐洲內部社會的凝聚力要以各國的共存為基本前提。一方面，要先有一個內部富有凝聚力的集團；另一方面，唯有信息的快速和自由傳遞，才有科技進步可言。這決定了各大陸間的相互作用。在這樣的形勢下，就要求在各國的教育體系中，把外語教學作為當務之急。面對種種變化，所有歐洲公民（當然不只是歐洲人）都應該懂多種語言，因為政治經濟的變化，社會的變遷和職業的變動導致這樣的結果：由於生活、工作方式的改變產生交際方面的問題，要想迅速解決這些問題，多語制是必不可少的。

* 澳門大學翻譯中心教員。

①這一概念出自《葡萄牙與歐洲的異同》，是由教師俱樂部出版的熱門叢書。

加利森^②在談到能夠保護和促進所有語言和文化發展的語言與文化的跨學科教學時，也支持多語制（從某種角度 iōf ε-ηā Ō制也是反對語言獨霸，即只有一種語言作為交際語言）。眾所周知，教育會影響一個人的前途與未來。語言教學是一種教育行爲，亦是一種交流對話，它關注於在交際中的相互作用，把不同的知識相聯系；在學習過程中，這些知識的學習，不僅依賴於正確的、可讓人接受的語法句子的形成，還要熟悉對方的心理、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慣例。不深入了解對方的文化背景，在交際中就會造成誤解^③。在本文中涉及“多文化”^④這一概念，它本身不強調使用什麼方法，而重視培養面對另一方文化的科學的心態，這就要求不同世界觀的理解，這種理解的目的首先就是世界和平和國與國之間的相互理解^⑤。

葡萄牙語——一種國際語言

1993年3月賈梅士學院簡報發表了一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的有關世界主要語言使用人數的統計表。根據該表，按使用人數多寡排列，葡語1989年排第八位。

世界上的語言（1989年）

主要語言的使用者（1989年）

語種	潛在使用者	實際使用者	總使用人數	佔世界人口數的百分比	使用該語的有關國家的人口總數
漢語		1 077 548,1	1 077 548,1	20,9	1 165 974,5
英語	137 591,7	456 328,3	593 920,0	11,5	1 818 816,8
印地語	48 386,8	363 927,3	412 314,1	8,0	954 167,2
西班牙語	3 309,5	380 075,3	311 385,3	6,0	317 685,8
俄語		285 077,9	285 077,9	5,5	285 077,9
阿拉伯語		206 380,3	206 380,3	4,0	218 419,8
孟加拉語		177 609,1	177 609,1	3,4	948 429,8
葡萄牙語	2 629,5	158 477,9	161 076,2	3,1	184 517,2
法語	42 759,1	88 658,3	131 417,4	2,5	308 110,1
日語		122 846,2	122 846,2	2,4	122 846,2
馬來—— 印尼語	49 411,7	63 852,2	113 293,9	2,2	197 612,0
德語	88,8	88 997,6	89 086,4	1,7	101 547,0

單位：1 0 0 0

（引用自1993年3月賈梅士學院簡報）

②見《談論II》中R. Galisson的“法語作為外語教學的前景”（1991年）一文。

③據本文作者與王增揚合著的《接觸——葡語，一種文化的語言》一書中“葡語外語學習中世界的種種表現”一文，該書於1993年5月由澳門葡萄牙東方學會出版。

④參閱 Abdallah- Pretceille, Martine著《多文化教育》（1986年）一書，法國巴黎 Sorbonne出版。

⑤見Thierry Malan（1986年）《作為社會過程的教育計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以及該組織《世界性的教育行動》（1990年）。

如果我們從上面的數字聯系到這樣一個情況，即各個大陸、各種社會都有葡語的使用者，那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葡萄牙語是一種潛在的國際語言。考慮到上文（第一點）中所述，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語言的差異，另一方面是由於語言的發展（認識與推廣），因此，具此種身價的語言會隨着科技進步而發展，可以涉及各種知識領域，包括相互作用的所有領域。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當葡萄牙語是一種國際語言的時候，它應該能用於各種知識領域，能被用作工作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語言不僅是一種表達工具，還是文化模式的反映，而文化模式則是伴隨着語言使用者的認識與實踐過程而形成的。像思想與世界觀的交際體系那樣建立的相互聯系導致一種語言的潛勢，這種潛勢是很大的，對此視而不見的人可以說並未真正懂得自己的語言。

作為外語的葡萄牙語——一項全面、系統的計劃

一般來說，政治權力和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教育和語言政策的兩大支柱。但是建立、發展和具體實施一項全面、系統的外語教學計劃，在相互作用中的影響則更大。預定的目標分為長期和中期，並考慮到了目標的連續性。這些目標必須是明確的，並與環境因素和社會文化現實相適應。每個機構總的教學方向也應預先確定，以避免增加不連貫的計劃。要想全面實施上面的這種計劃，首先有賴於外語教師及所有教學人員的工作，還有語言學家、教育家、教學研究者、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等的努力。考慮這種計劃時，尤其要清醒地考慮到該計劃的嚴謹的定義，這就要深入認識領會教育現實以及社會、個人、集體諸方面的反響。如果不制定長期和中期目標，那麼就是對符合現實情況的戰略的無知。缺乏一項全面、系統的計劃和採用臨時方案的短期行為，都會導致失敗和教學質量的不斷退步。

葡語是一種不實用的語言嗎？

如今很少有人會沒有目的或動機而想學一種語言。有這樣一種想法：排除交際需要和個人目的，一種語言能夠而且應該具有號召力以吸引潛在的學習者；這就意味着競爭去建立和傳遞一種意象，這種意象可以使許多不同的表現與葡語本身的價值共存，用與眾不同之處去吸引、激發學習葡語或用該語言交際的願望。

對象的描述

一個葡語外語學習大綱⑥建立在對學習對象⑦的認別與描述的基礎之上；由此產生的資料有助於對複雜的教育現實有一個更準確的認識，還可以最終鈎畫出

⑥ “學習大綱”的高層含義（教員、教材、技巧、方法、課時等），這一定義見 Rene Richterich 著《對成年人學習外語的需要的認別》一書（歐洲議會“現存語言計劃”，Hattier）。

⑦ 見 J. M. Casteleiro 《初級水平》（歐洲議會），葡萄牙教育部葡萄牙文化語言學院出版。

未來學習者的輪廓；資料可能是不同性質的（心理學、語言學、文化、教育學、社會學等）。學員的特性以及有關他們的學習習慣，對語言或文化的態度和對葡語使用者的態度等情況是與上述對象的描述相關的。

還要了解對象對葡語教學的具體目的，首先就是葡語在社會上的實用性（涉及職業、社會關係、文化興趣等方面）；除此之外，還有葡語的應用範圍，如交際活動（交談、打電話、寫信……）或實現自己的意念（進行辯論、做決定、做證明等）。

外語教學師資

科學研究和教師培養是任何一個教育體系最有活力的方面，而語言教師的培養尤為重要。

語言是屬於所有人的。Yaguello（耶格洛）（1981年）^⑧寫下了這樣一句言之有理的話：“語言學家無法壟斷語言學一如物理學家無法壟斷物理領域那樣”。他還幽默地承認：“我們大家都從事語言學研究，正像任何人都致力於散文寫作那樣”。

耶格洛解開了難點，找到了問題的根源，他以某種方式揭示出人們的一種普遍看法：任何人都有能力教自己的語言。這種想當然的想法導致了作為外語來教授葡語的教師的缺乏或這類教師地位的脆弱；由此還導致對此類教師的專門培訓的投資不足或水平低。產生了這樣一個事實：對外教授葡語的教師人數少，又是不固定和短期性的，也就是說，只在一段時間內從事對外的葡語教學，之後又回去從事原教學活動，大都教授其他課程（如英語、法語或對葡人教授葡語）。這種培訓尤其要在語言學領域內加以確立，因為對外教授葡語的教師的任務之一就是成為自己母語的語言學家和使用者，使深奧的語法變得明晰（語言學能力），這就是說要能夠認識和解釋自己母語的運作，並能夠對使用者的語言表達能力進行分析。

“所有人類語言都受普遍規律支配”是一個基本觀點，在教師懂雙語的情況下，他應該了解兩種語言體系，比較之，找到兩種語言的共同點。語言教學中所包含的知識是多種多樣的；對外教授葡語的教師的培養是多學科的，它是語言學、教學研究、教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諸學科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一種富有活力、創新同時也帶有爭議性的過程。通過這種培養我們將得以完善教學大綱並編出教材。現在還處於準備階段^⑨的“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教師”章程也許有助於推動擬議中的改革。

^⑧見Marina Yaguello《艾麗思語言國漫遊記——談語言學》（譯本），里斯本Estampa出版社出版。

^⑨據賈梅士學院簡報（1993年3月）。

葡語作為外語在澳門的教學方法

葡語作為外語在澳門的教學以及遇到的困難（和解決方案）^⑩已有人指出過，儘管口頭上或書面上都提得不系統；需要把所有資料都歸納起來以便更好地評估現狀。

在任何領域，理論與實踐都是緊密相聯的，前者提出設想，後者檢驗（證實或修改）之。

方法的選擇

在澳門缺乏系統地把外語的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相聯系。除了研究對象及其社會文化環境外，還得考慮教學方法能更好地與適應學員的口語表現及以前的語言學習經驗。非教條的理論框架，是先於各種方針和方法的技巧之前產生的，以便教學過程取得成效，學會語言的準確和流暢的運用。總之，在不斷的革新中，教學方法是可選擇的，回應社會動機和交際的需要，並伴隨教學環境的變化。

澳門學生的母語是漢語，生活在非葡語的語言環境下，要找到適合這樣的學習者的方法是有困難的，主要是由於教師沒有受過適應於澳門這種複雜和多元文化的現實的專門教育培訓，而且是由於沒有對賴以制定外語教學方法的各種原則的科學基礎加以探討。

為此，科學培訓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但涉及要教授的語言的結構、運作和水平，還涉及對學生的母語語法⁽¹⁾的一般認識。

雙語教師

在教學實踐中，雙語教師並不能替代科學的教學培訓。因為教師除了要在兩種語言中溝通，還得對比解釋兩種語言體系，面對世界上的不同表現，先要解決（在兩種語言體系及其文化表現模式基礎之上）學員在學習上的困難。簡而言之，一種不合適的方法可能導致學生學會說葡語，但卻不會用葡語交際（他們肯定是樂於用母語交際，而這樣是無助於提高他們想學的外語的交際能力的）。

朝多語制方向發展意味着葡、漢語語言和教學的研究要發展、要改革。為此不但需要對雙語或單語使用者進行人口和社會方面的分析，還要有雙語的整體知識，具體來說包括社會領域、交際應用、話題種類⁽²⁾和雙語環境下的教學戰略。

^⑩在此不便一一列出這些資料，可參閱《澳門葡語教育第一屆研討會》（1987年）及 Luis Fonseca 的文章“個人差異在學習葡語作為第二外語中的作用”，見1991年12月《行政》雜誌（607-648頁）。

⁽¹⁾這個概念也是交際的心理、社會、文化准則的總和。

⁽²⁾見“交際情況下，在口語交流過程中產生與理解的交流單位”一文，Casteleiro et alii（1988年）的上述作品。

在這些戰略中包括翻譯，即使用學生的母語。如果有一定的準確性⁽¹³⁾而且其目的在於使某些概念變得更易於理解（也可借助於教、學雙方都懂的第三種語言），這樣做將更有成效。

交流前景——折衷模式

交流能力的概念是基於目前指導外語教學的方法論的理論方針基礎之上的。與結構法⁽¹⁴⁾所提倡的不同，所謂功能教學或交流教學的目的不僅在於獲得一種語言能力和會說、能理解語法句子，而且在於獲得一種更高的能力，它與語言使用的心理規則以及每個使用者⁽¹⁵⁾的（社會文化）表象價值相聯系。這樣的原則表明，關鍵不在於要教的內容（從語言形式出發規定的內容），而在於學生的交流需要，這種需要決定了口語的相互作用，而這種相互作用則不僅依賴於交際發生的空間，還依賴於許多其他因素（對話者雙方所承擔的作用，對話題的認識程度，社會地位的關係等）。到目前為止，澳門葡語的交際情況還有待於我們去了解 and 描述。通過對交際的分析，將產生適合學員興趣和個人特點、適合葡語學習的可支配的時間、習慣、學習節奏等。這需要每一機構在教授葡語作為外語明確規定其總方針（若不考慮差異就容易使用相同的大綱和教材，而不考慮學員心理與文化方面的成熟程度）。

交流既然需要從整體來理解，那麼語法概念就是這種態度的產物，是在交流過程中經分析的語言事實（在交流中不僅存在語系的形式，還有所有那些影響語言運用的超語言學因素）。基於這種考慮，可以說是交流促進了某一語言的學習（不提語法進步的概念）。許多社會材料的優先使用與這種促進緊密聯系在一起，目的是強調個體（作為學員和社會一員）與種種現實情況之間的關係，使其繼續完成個人的職業培訓（將葡語作為歐洲文化實體、了解其他親緣文化的工具加以譯解，亦是其內容之一）。

把教學實踐與確定功能性或交流性的基本原則緊密相聯，肯定能產生一種適合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生的葡語教學方法。簡而言之，這意味着要優先考慮在實踐中更有效的方法論。例如，含蓄語法的概念，它的狹窄的使用似乎使教學過程變得更緩慢、不能吸引學生。但有意思的是當它與具有分配、協調⁽¹⁶⁾功能的葡語體系相聯系時，與上述對象進行的交流便進展得更大（有人認為這種結構性前景是值得商榷的，是過時的）。

(13)在這一方面，功能與交際方面的指導包括翻譯（準確的），在此之前，翻譯被排除在所謂的結構法使用之外。

(14)有關不同的語言外語教學方法論的比較分析書目較多，可參閱Galisson的《外語教學的過去與現在——從結構主義到功能主義》，巴黎出版。

(15)見本文作者91年寫的“論與中國學生之間的交流”（在《葡萄牙語外語國際講習班記錄》中），澳門1991年5月。

(16)分配概念指的是源發此類因素的整體環境，見Z. Harris《結構語言學之方法》（1951年）一書，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結 論

描述一個過程，就是要在運動中對已探討或未探討的問題加以定位。在這條道路上大有可為。

將葡語作為外語來教學的論述納入一種傾向於多語的環境中，其目的是要指出這一發展過程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在澳門為實現多語、多文化計劃不僅要對葡、中兩種語言（和文化）進行科學研究，還要對把葡語作為外語進行教學的教師進行科學培訓，以及尋求能使葡語成為一種成功語言的方法，這些方法是教育實踐與基本方法論的探討相結合的產物。

